

周維德 集校

全明詩話

三

齊魯書社

周維德 集校

全明詩話



齊魯書社

目錄

序.....蔡鎮楚 一

前言.....周維德 一

凡例.....周維德 一

第一冊

歸田詩話.....瞿佑 一

詩法.....黃子肅 五七

西江詩法.....朱權 六一

詩學梯航.....周叙 八五

詩家一指.....釋懷悅 一〇九

詩法源流.....釋懷悅 一二三

菊坡叢話.....單宇 一五九

松石軒詩評.....朱莫培 四七五

麓堂詩話.....李東陽 四七五

南濠詩話.....都穆 五〇三

李詩辨疑.....朱諫 五二七

蘭莊詩話 閔文振 六二三

瓊臺詩話 蔣冕 六二七

拘虛詩談 陳沂 六七一

餘冬詩話 何孟春 六七九

詩文浪談 林希恩 七〇三

儼山詩話 陸深 七〇九

蓉塘詩話 姜南 七一七

談藝錄 徐禎卿 七八五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七九三

頤山詩話 安磐 八〇三

夢蕉詩話 游潛 八一九

娛書堂詩話 闕名 八四三

第二冊

升菴詩話 楊慎 八四七

詩話補遺 楊慎 一〇九七

絕句衍義 楊慎 一一四五

千里面潭 楊慎 一一七九

閑書杜律 楊慎 一一九九

詩談……………徐泰一二〇三

存餘堂詩話……………朱承爵一二一一

逸老堂詩話……………俞弁一二二一

藝苑玄機……………邵經邦一二五七

唐詩品……………徐獻忠一二七一

四溟詩話……………謝榛一三〇一

解頤新語……………皇甫汈一三七九

元朗詩話……………何良俊一四二一

詩體明辯……………徐師曾一四四七

國雅品……………顧起綸一四七一

香字詩談……………田藝蘅一五〇七

陽關三疊圖譜……………田藝蘅一五一三

詩的……………王文祿一五二九

作詩體要……………楊良弼一五四三

冰川詩式……………梁橋一五八三

第三冊

全相萬家詩法……………汪彪一七六五

說詩……………譚浚一七九七

藝苑卮言	王世貞	一八七五
國朝詩評	王世貞	一九八五
明詩評	王世貞	一九九三
全唐詩說	王世貞	二〇四三
文章九命	王世貞	二〇五七
騷壇千金訣	李贄	二〇六五
欣賞詩法	茅一相	二一一三
藝圃擷餘	王世懋	二一四九
揮塵詩話	王兆雲	二一五九
獨鑒錄	穀齋主人	二一七五
讀詩拙言	陳第	二一八五
騷壇秘語	周履靖	二一九五
詩源撮要	張懋賢	二二三五
豫章詩話	郭子章	二二五七
玉筍詩談	朱孟震	二三三七
詩法指南	王櫟	二四〇九
西園詩塵	張蔚然	二四六一
少室山房詩評	胡應麟	二四六五

詩藪.....胡應麟 二四七九

第四冊

雪濤詩評.....江盈科 二七四九

雪濤小書詩評.....江盈科 二七五九

閨秀詩評.....江盈科 二七八七

詩學雜言.....冒愈昌 二七九七

余山詩話.....陳繼儒 二八二七

讀詩.....郝敬 二八五三

藝圃僉談.....郝敬 二八七三

藝苑閒評.....支允堅 二九二七

藝藪談宗.....周子文 二九六一

詩源辯體.....許學夷 三一五七

恬致堂詩話.....李日華 三四三三

冷邸小言.....鄧雲霄 三四七一

小草齋詩話.....謝肇淛 三四九五

第五冊

唐音癸籤.....胡震亨 三五八一

說詩補遺.....馮復京 三八三一

敬君詩話 葉秉敬 三九六五

詞府靈蛇二集 鍾惺 三九七一

藕居士詩話 陳懋仁 四〇六一

蜀中詩話 曹學佺 四〇九三

詩譚 葉廷秀 四一五一

第六冊

讀杜私言 盧世淮 四三六七

詩本事 程羽文 四三九九

棗林藝簣 談遷 四四〇五

雅倫 費經虞 四四三五

通雅詩話 方以智 五〇九三

詩鏡總論 陸時雍 五一〇五

石室談詩 趙士喆 五一二三

後記 周維德 五一六三

附 編者著作目錄

全相萬家詩法卷一

樂平盤岡芝軒汪 彪 撰

辨明體格

魏菊莊《玉屑》述載某人有某體。又云蜂腰、鶴膝之類五十餘體。初學者不必惑於此言。但見人言詩，祇重其高邁涵蓄，未嘗見人羨某詩爲某體也。至若樂府歌頌詞賦之類，自是正體，能言詩者自然知識。至於名教中作詩者，須看古人作詩用起、聯、結，俱有三格，且載於後。此格自唐、宋以來，作者信之，深用之廣，後學者宜師之。

起句第一格。以聯句爲首，如杜子美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韓偓《安貧》詩云：「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曲圖。」岑參《早朝宮》云：「鷄鳴紫陌曙光寒，鸞轡皇州春色闌。」杜牧之《呈王學士》云：「九金神鼎重丘山，五玉諸侯雜佩環。」商隱《子初郊墅》：「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李商隱《牡丹》云：「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吳融《閑望》詩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李商隱《深宮》云：「金殿香銷閉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李商隱《對雪》云：「寒氣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闈。」

起句第二格。此格最妙，難爲作者。以首一句起倡，以二句爲主，發一律之端，是詩之綱領也。如柳子厚《登城樓》之作：「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愁思字是綱領，發一律之端。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四句皆愁思之事，涵蓄懷友之意。結句恨身居百越之地，有書不能寄焉。李商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

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四句適怨清和，皆涵思字。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惘字內亦涵思字。「樂平葛玉《秋風》云：「瑟瑟蕭蕭起海涯，恩威到處得人誇。恩威二字是綱領。掃殘西陸未殘暑，威也。開盡東風不盡花。恩也。渡海遠牽雕翮健，恩也。入雲高逼雁行斜。威也。只愁銀漢波濤湧，威也。驚動張翥泛海槎。威也。」

起句第三格。此格上句生下句。如唐彥謙《鶴》詩：「西風吹却九皋句，一片閑雲萬里心。碧落有情徒空望，瑤臺無路可追尋。」鶴一失去於萬里之外，徒爲悵望，則無路可追。此一句生一句。後仿此。章碣《春別》：「擲下離觴指亂山，趨程不待鳳笙殘。花邊馬嚼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筍看。」指山而趨程，實去而主惜，猶哀其柳。陌有風葱，溝有雪丁，寧莫厭貂裘之重，以防邊外五月之寒也。胡宿《塞上》云：「漢家神箭定天山，烟火相望萬里間。契和請盟金匱酒，將軍歸卧玉門關。雲沈老上妖氣斷，雪照回中探騎閑。五餌已行王道勝，絕無力斗至闌顏。」一箭成功，萬里賓服來盟，則戰士解甲，妖氛已盡，探騎俱閑。然後以主道勝之，則無警夜之事矣。古詩云：「喚婢打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詩自首至尾，語脉聯屬，可爲標準，律詩如此愈妙。

聯句第一格。取其豪邁灑落出塵者，觀者感之，自然奮發。如趙嘏《長安晚秋》云：「殘星幾點雁橫寒，長笛一聲人倚樓。」章碣《送人歸閩》云：「雷霆入地建溪險，星斗逼人黎嶺高。」呂洞賓《贈人》云：「數着殘棋江月晚，一聲長笑海山秋。」譚用之《夜宴》云：「滿坐馬融吹笛月，一樓張翰過江風。」用之《貽處士》云：「丹鳳登飛群木冷，一龍秋卧九江清。」吾師袁東窗《留別》云：「萍翻幾片池魚暈，松響一聲山鶴歸。」吾邑洪鏗《上許千兵》云：「豹略讀殘關塞月，角弓挽起雁門秋。」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霄漢便爲霖。「俞秀老詩云：「夜半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夏正夫《謁狄梁公祠》：「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雛還。」皮

日休《開元寺即事》：「銅池數滴柱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

聯句第二格，乃錯綜之法也。老杜云：「紅稻啄殘鸚鵡粒，鳳凰棲老碧梧枝。」舒王云：「纔成白雪桑重線，割盡黃雲稻正青。」此二句難爲直叙，又難味意。此前老杜、舒王二聯錯綜，後學者不可效之，不然家鷄成爲野鷺矣。可法者有鄭谷詩云：「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僧。」此二句之格，唐、宋作者甚多，與老杜、舒王不同。予喜此法，布置於後，觀者詳之。鄭谷句法如自問自答之意，乃以其上四字爲頭渾說，如問云：「林下聽經何物？」答曰：「愁苑鹿。」江邊掃葉何人？答曰：「夕陽僧。」譚用之《宿友人別墅》云：「半簾綠透隈風竹，一榻紅侵墜晚桃。」如問曰：「半簾紅透是何物？」答曰：「隈風竹。」一榻紅侵是何物？答曰：「墜晚桃。」杜牧《早雁》詩云：「莫厭瀟湘少人處，水蒲菰米岸莓苔。」鄭谷《鷓鴣》云：「相呼相喚湘江浦，苦竹叢深春日雨。」許渾《題將軍廟》：「欲莫忠魂何處是？葦花風葉雨霏霏。」後錯綜者仿此。陳中行《漁隱》云：「蓬皆晚聲千樹雨，掉頭秋色一天霜。」用之《游曲山寺》云：「馬踏翠開垂柳寺，人耕紅破落花溪。」譚用之《貽李處士》云：「綠搖江澹萍離岸，紅點雲疏橘滿川。」韋莊《思歸》云：「紅垂野岸櫻還熟，綠染回汀草又芳。」

五言錯綜，以二字爲頭，渾說下三字，如答問云：「湖聲何聲也？」答曰：「蓮葉兩。」後仿此。張籍《歸越》云：「湖聲蓮葉兩，野氣稻花風。」張填《秋興》云：「綠歇周庭草，黃掀杜屋芳。」

聯句第三格。下句承上句，兩句如一口氣說來。此法最順，難爲涵蓄，觀者詳之。杜牧《九日齊山》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羅鄴《下第》詩云：「若教丹桂在平地，更有何人肯苦心。」曹松《南海旅次》云：「憶歸休上越王臺，歸思臨高不易裁。爲客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城頭早角吹霜盡，郭里殘潮帶月回。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發被春催。」崔塗《春夕旅次》云：「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

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移兩鬢生。」宋邕《蕭史弄玉上升》云：「鏡扮美人愁不散，清華公子笑相邀。」

結句第一格。以一事結，此法作者衆矣。尾句順流云一事着肩者是也。李商隱《井絡》詩：「將來爲報姦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踪。」呂洞賓《贈人》詩云：「飲餘回首話歸路，搖指白雲天際頭。」商隱《楚宮》詩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杜牧《潤州》詩云：「月明更想桓伊去，一笛聞吹出塞愁。」

結句第二格。以二事結，此法最佳，意出塵表，今作者鮮能及矣。劉長卿《登餘干城》云：「沙鳥不知林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羅隱《錦谷》詩云：「今日不堪回首望，古烟高木隔綿州。」胡宿《感舊》詩云：「塢中橫笛偏多感，一涕闌干白角中。」皮日休《閨情》云：「遙望戍樓天欲晚，滿城鼙鼓白雲飛。」羅鄴《下第呈友》詩云：「且安懷抱莫惆悵，錦琴調高樽酒深。」盧綸《送崔珂》詩云：「何處遙知最惆悵，滿湖青草雁聲春。」薛逢《驚秋》詩云：「五湖烟水盈歸夢，蘆荻花中一釣舟。」實牟《送人衛州》云：「相思前路幾回首，滿眼青山過衛州。」《長安雜題》：「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空高。」結句第三格。以三事結，此法愈佳，雖與前不貫，而意涵在其中矣。李山甫《上元懷古》云：「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烟草石城秋。」譚用之《贈處士》詩云：「一度相思一惆悵，水寒烟暖落月前。」

全相萬家詩法卷二

秀才偕婦人過河

紅粉娥驚阻碧流，書生急作濟川舟。先將桂手携花手，笑擁龍頭附鳳頭。一朵仙葩盈皆簇，十分春色滿肩浮。從容放下臨江別，默默無言各自羞。

周宗主臨死題

藥不靈兮病不除，功名富貴盡嗚呼。雙親堂上添高壽，兄弟窗前飽讀書。子長切宜娶好婦，女成端的配良夫。叮嚀荆室全貞節，他日黃泉好會吾。

又叙

古人作詩，起、聯、結，每有三格，今述於右。善吟者，皆有之，惟有宋邕《述漢武帝思李夫人》一詩，與衆萬萬不同。左云此詩賦比興雖雜，懷思在其中有貫：「惆悵失顏不復歸，賦也。晚秋黃葉滿天飛。興也。迎風細荇傳香粉，隔水殘霞見畫衣。比也。白玉帳寒鴛鴦絕，紫陌宮遠雁書稀。賦也。夜深池上蘭橈歇，斷續歌聲接太微。興也。」此首句賦也，第二句興也，領聯比也，頸聯又賦也，結句又興也。此法甚佳，作者宜認之。

扇對之格

以一句對第三句，以二句對第四句。且如東坡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望鄉國，尋芳謝朓樓。」此格信口之語，非用意於此，不足取之，姑書以警之。

折句格

六一居士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時、「偶」二字是折。盧贊元《雪》詩：「想行客過梅橋滑，兔老農憂麥壟乾。」想、「兔」二字是折。此格讀之無味，不必工之可也。

革詩之病疵

或曰：疵與病，有異乎？汪子曰：異也。如因與爲、如與似、孤與獨、思與想、損與傷之類是疵也。皮日休《病孔雀》云：「強聽紫蕭如欲舞，困眠紅樹似依屏。因思桂蠹傷肌骨，爲憶松磯損玉靈。」曹翰：「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此等之疵，須古人不能逃之，學者慎焉。

詩病

宋竄《述劉阮再到天臺》云：「草樹總非前度色，烟霞不似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以理評之，既曰「總非前度」、「不似往年」，又曰「依然在」。此三字詩中之病，俗人以爲詩中有破。譚用之《寄友》云：「印開夕照垂楊柳，劃破寒潭老芰荷。」評之：潭淙荷矮是病也。東坡詞云：「杜鵑聲裏斜陽

暮。」評之：既云斜陽又云暮，是重意也。東坡《煎茶》詩結句云：「卧聽山城長短更。」一夜之更，豈有長短之理？有人強爲評之，豈不誤也。

王荊公乃善吟者，亦有詩中之病也。「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東坡笑曰：「百花盡落，惟菊花枝上枯耳。」因戲云：「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荊公聞之曰：「豈不聞《楚詞》云『飡秋菊之落英』？」言東坡《楚詞》不熟耳。吾料荊公一時之誤，強以《楚詞》落英之落，以釋其句也。夫飄落之落與落英之落不同，飡菊之落者，乃抹落其英而飡之菊，固不自飄落，夫荊公亦有誤。凡吟者全無詩中之病難矣。

詩有着題泛說

凡着題之詩，不觀其題，觀其詩，則知是某題，云是着題之詩也。吟者先觀其題，某不泛說，某可着題。如絕句四句全要着題者，難也。或二句着題，二句泛過；或三句着題，一句泛過。如劉後村《鶯梭詩》云：「擲柳遷喬太有情，交交時作弄機聲。洛陽三月春如錦，多少功夫織得成。」此詩第三句乃泛過也。夫泛過者，其意亦要在其中矣。如東坡《花影》云：「重重疊疊上瑤臺，幾度呼童掃不開。剛被太陽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將來。」此詩四句全着題也。又盧崇《吹簫女》云：「淺淺櫻桃口半開，纖纖玉笋指頻催。夜深月冷羅衣薄，點却餘音下鳳臺。」此詩首二句、結句是着題，第三句泛過。凡泛題者，只是以題爲名。如劉季孫《題屏》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此詩乃言其志也。朱文公《觀書有感》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此詩得其志也。

詩似參禪

或曰：學詩渾似學參禪，何也？汪子曰：禪學最微，故讀書者深知其理，則可以參之。凡學詩者，深之詩中之格體貫通，詩中之妙理，方可吟詩。所謂學詩如學參禪，此之謂也。

詩有異材

夫吟者本因讀書，然後能詩。以詩考之，詩有別材，似與書理不相關也。譬若陶、杜、黃諸公書理皆一，較其吟咏則不一也，如杜詩深，陶詩淡，黃詩的。由是觀之，三公三體，始信其才之有異也。

警妄語

或問曰：詩人多妄語，信乎？汪子曰：未敢妄也。夫大言者有之，如宋玉云：「彎弓掛扶桑，長劍須天倚。」老杜云：「飲如長鯨吸百川。」太白云：「搥碎黃鶴樓。」楊大年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折星辰。」王羲之云：「筆陣獨掃千人軍。」文天祥云：「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志欲河帶吞。」皆因豪氣所發而然也。

借對法

魏菊莊撰賈島《峒寺》詩，借字爲對，以示後人。賈島云：「捲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以「子」對「紫」，聲相近故也。崔峒云：「因尋樵子徑，爲到葛洪家。」以「洪」對「子」，俱借「紅」、「紫」二字之意。竹莊以此爲巧，余不快於是也。豈得「紅」、「紫」之字，偏美而取之？宜如杜牧云：「千秋釣舸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

陽。以「里」對「秋」，以「沙鷗」對「釣舸」。又《早雁》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以「燈」對「月」。「須知胡騎紛紛在，起逐東風一迴。」以「東風」對「胡騎」。吾以唐詩觀之，如杜牧對者，十有八九。句內大有包涵事情，方可是詩，不待子美紅紫哉！豈以杜牧諸公對者爲非，而以紅紫爲是？誠非教人之法也。

辨詩俗字俗句

凡吟詩，其中有一字俗者，或一句俗者，雖古人豈能無之？後學者勇于辨之。且如《牧童詩》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此句全俗。「不脫蓑衣」，四字又俗。此詩雖有俗句俗字，其指深趣。今之吟者，亦如此詩之旨可也。又無深趣，又有俗字俗句不可也。又云：至若老杜之詩，天下皆以爲詩中祖，其中有淺俗者，如《納涼遇雨》詩云：「落日放無好，輕同生浪遲。」須白丁亦能言之。至其奧處，雖鴻儒不能認之，至於俗字之所以難脫者與。

煉俗字

五音之內，字有清濁。今人以清爲美，以濁爲俗，豈詩中專用清而不用濁者乎？至若蒼頡製字，字字皆有職用也。設若詩中嫌濁字，古詩云：「牆頭過濁醪。」以字易濁字耶？吾所謂不當用而用之美又而反俗，當用而用之俗而反美。如詩云：「擊鼓其鏜。」用「打鼓其鏜」，其打字俗矣，豈打字專擊俗哉！又如詩云：「喚婢擊鴉兒。」「打」字又美。若用「喚婢擊鴉兒」，「擊」字用力多，不如「打」字爲愈美。所以當用而用之，不當用而勿用之是也。今人煉字，祇取一句中，某字沾俗，則煉而易之，足以爲美，須看古人煉字。如范